

下列证件
声明作废

·攸县嵩山镇琴
陂村经济合作社遗失
J5522001231001号开
户许可证正本
·株洲鑫之海建
材有限公司遗失株洲
市天元区人民法院开
具的3787657288号湖
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
款书,金额1020元
·株洲鑫之海建
材有限公司遗失株洲
市天元区人民法院开
具的3787641630号湖
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
款书,金额1150元
·株洲市荷塘区
羽毛球协会遗失
51430202322212241N
号社会团体法人登记
证书正、副本
·茶陵县严塘镇
爱里村民委员会遗失
J5523001354101号开
户许可证正本。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zzrbzg@163.com

行走株洲

游走高岭

罗九湘

从加油站下公交车,便进高岭地区了。入口就是洪家坡,一条坡度并不明显的柏油路,宽敞而整齐地向高岭延伸。

以上上坡,大路从牛角弯上,小路则由东湖九队进,相差1公里左右。农人进城办事,常走小路,更近。说起洪家坡,它既是洪家生产队的大门,又是高岭大队的前哨,位置重要。只是现在面目全非,我也找不到原来的路了。先前的柴山、野草、稻田、农舍等一扫而空,如梦般地消失,换来一大片的居民区与市场。

公路左边是一家餐馆,那曾是我下乡的居住地。我在1993年发表的散文《乡屋》中这样描述过它:“那是一栋用泥砖砌成的瓦屋,一正、一堂、一偏,它虽简陋,甚至有点寒酸,但它质朴,令我永久地念着它。”1969年,我作为知青下湘阴高岭,在洪家队一待近8年。白天,在田间劳作,夜晚,上高岭文宣队排戏。日子里流淌着艰辛与劳累,也有那欢欣的时刻。

我曾写诗:“夜雨昏昏天不开,心忧明月展情才。饭后无聊寻常事,小步高岭二胡来。”这大致是我当年如青片断生活的写照。

游走高岭,到处是新的景观:楼房高耸,商铺林立,人流交错,车辆穿行,可谓景象繁华。不管是在林荫小路的漫步,还是在街道上穿梭,不一样的路,会产生不一样的感觉。像江东路、兴时路、荆藤路、蒿寮路、新世纪大道……各个名字让往事涌上心头。若凭大概记忆,那一幢幢新的建筑物中,县政府在原来的葛蒲队处,法院在原来的团结队处,汽车站在原来的中塘队处,佰嘉丽酒店在原来的长仑队处,湘阴一中在原来的毛栗队处。

我在新一中的门前伫立,见招牌上的“湖南省示范性普通高级中学”与石刻上华国锋题写的“湘阴第一中学”字样,令我记忆犹新,激动不已。湘阴一中的前身为清末时的“湘阴驻省中学”,此前的原址在城北大明山处。

2002年,县委县政府在高岭新城区征地17.33公顷,投资1.2亿元,建成了如今这所符合省级示范性高中要求的具有全省一流水平的高设施学校。一是我母校,青青树翠,硕果累累,在这里曾有过我为之自豪的三件事:一是在学校“我爱湘阴”为主题征文赛中获奖。二是在学校的大礼堂舞台上向全校师生连背6篇课文,无一差错。其中的《岳阳楼记》,我现在仍然能背。三是获过初中部乒乓球赛冠军,并代表学校在大殿参与比赛,争了

名次。如今,湘阴一中这所百年学堂的历史变迁,外观合时脉,内在生灵气,也是高岭风物流转的一个缩影,她见证了奇迹。

在兴时市场,我见到一位买菜的老陈大爷,他说:“自己种着一片菜地的日子,只能怀念了。以前缺衣少食,如今丰衣足食,消除了贫困,赶走了脏乱,搭帮党的政策好啊!”的确,这市场蔬菜水果、五金建材、超市诊所、饭店面馆、文具布艺……应有尽有。

记忆中,原先高岭的山,杂草丛生。高岭的水,带泥伴土。高岭的屋,泥砖稻草。可如今,农民成了居民,贫宅改成高楼,泥路变为油路。昔日偏僻的高岭不仅由城市郊区迅速成为全县的交通枢纽,而且所到之处,山水聚秀,雨润花开,其灵秀、丰腴、韵味乃浑然天成,让你赏心悦目。

现代城镇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城乡关系,城市里越来越好的优势资源与便利条件,成为乡村人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大量农民进城务工,高岭的变迁,就像是一个时代变迁的证明。跟随改变的,不只是山水地貌,更有人们的生活环境。不变的,只是记忆。曾经,我靠近过泥土与稻穗,聆听过山歌和乡戏,看见过水牛打架狗咬耗子,也跟随过送队伍在跑来跑去……曾经,那扶犁掌把,那打挑担,那耕田活不轻松。要懂得稻田的汗水是如何滴进泥土的,就得滚一身烂泥,磨一手老茧。或许,那不经意间的一抹绿、一缕香,才是对乡村生活最贴切的感受。

1976年我招工回城,高岭的最后时光,便是文宣队友的依依相送。半年后我回乡看望他们,写了一首《秋归》:“惜别高堂数半年,无时不念旧琴弦。偷来月湾青塘水,借得双桥红果甜。依稀梦里怀挚友,几多闲情念婵娟。少年热血染尘土,秋归谈笑笑大寨田。”回想当年的点点滴滴,最初的心动与最后的离别,都是好时光,一切就当是留给自己的礼物吧。

游走高岭,守望乡愁,每一步都有一段前尘往事,过去与现在是不同的温暖,令我在现实与回忆中如痴如醉。曾经,岁月流过高岭的,是光影、是风来、是故事。当历史翻篇,梧桐成为记忆,油菜成为景观,稻田成为公园,农具成为收藏品时,这乡村便成为有梦的地方了:既可观市井繁华,又可享田园乐趣,耐人寻味,乐而忘返!

乡土是一种记忆,乡土是一脉温情,乡土是心灵的归宿与依托。高岭永远是她的故乡,我希望她的未来更好!

韩国富川大学“牵手”株轨学校

5月11日将专场座谈、现场答疑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廖喜张 通讯员/刘畅源)5月11日,韩国富川大学校长团将莅临株轨轨道交通职业技术学校(以下简称“株轨学校”),开展校际合作交流,并举办面向在校学生、意向学生及家长的专场座谈会与现场答疑会。

作为韩国“就业导向型”职业本科大学的标杆,富川大学自1958年创立以来,始终以培养产业技术人才为核心,学校连续多年获评韩国“优秀专门大学”,并入选“世界实务型大学100强”,其“现场实习”育人模式与高就业率备受认可。2024年,该校被韩国政府指定为“根基产业外国技术人才培养大学”,成为韩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的重要窗口。

“此次活动旨在深化国际教育交流,拓宽学子国际化升学与发展通

道,为湖南职教‘出海’注入新动能。”株轨学校董事长黄璋介绍,此前,株轨学校组织团队赴富川大学实地考察,双方在专业共建、联合育人、留学升学等方面达成深度合作共识。此次校长团回访,标志着两校合作从双向奔赴迈向深度绑定,将为株轨学校学子搭建更安全、稳妥的国际化升学通道。

根据安排,富川大学校长团将围绕优质专业对接、入学路径、学制安排、奖学金政策、学历认证、在韩生活保障及就业发展前景七大核心议题,通过政策宣讲、干货分享与一对一答疑,为参与者解答升学疑问,提供专属升学福利。此次活动面向全体学生、有意向学生及广大家长开放,如感兴趣,可联系刘老师(17752855252,微信同号)咨询或报名参与。



银坑风光。图片来自“大美攸州”微信公众号

株洲往事

银坑的口信

周新华

银坑这个村落,是罗霄山脉中高低错落的群山插成的一个小盆地。东面的高山是紫云峰、香山仙,南面则是罗霄山余脉太和仙,层层叠叠险峻巍峨,都是神仙居住的地盘;北面和西面的山则相对矮一大截,却敦实得很,密密地围着,像是怕这盆地的村子给风吹走了似的。

站在村落往四面仰望,天也只露出椭圆的一块,像站在一个巨大的坑里。云从山脊那边翻过来,慢吞吞的,像赶路的老牛。环抱村落的群山生出三道缝隙;东南那道翻过紫云峰是骂山,再走便是出江西莲花。东北那道,弯弯曲曲地通着酒埠江,那边有大型集镇,热闹;往西便是通往县城,伴着一道小小的河流。

在没有电话的年月里,这山缝间的消息,就全靠人来传递。口信这东西,轻飘飘的,不过是一句话、一个嘱托,却重得很,往往连着几家人的牵绊——哪家建房要请工匠,哪家的闺女定了日子,外头做手艺的捎个平安……这些消息,就靠着游商货郎的腿,在三条山缝的路上一趟一趟地送达。

老陈就是这样的货郎。我记事起,他就挑着那副箩担子在周边走了。担子有些旧,桐油刷过的篾箩黑得发亮,两头各一只深匣子,上头架着玻璃盖的浅格,一格一格地放着,针头线脑、松紧带、纽扣、发卡、糖果、痧药丸,还有小姑娘扎头的红绸绳,都码得齐齐整整。扁担是桑木的,软,随着步子一颤一颤,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像是给步子打着节拍。货郎顺带收各家各户的鸡毛鸭毛鸡鸭皮,可以换火柴针线和顶针……他进村总先停在老祠堂的晒谷坪边,歇下担子,一边吆喝,一边搔着手里的拨浪鼓,“收鸡毛鸭毛鸡鸭皮——”,那声音不大,却清脆,穿过瓦屋和竹篱,不一会,妇人和小孩(方言,小孩)就围上来了。

但老陈,不只是一个卖货的。“老陈,帮我带句话到上万周家屋,说我冬月里给他织的毛袜子打好了,让他路过时来拿。”

“陈叔,我爹在骂山东院煤窑上,你传个信给他,家里谷子要收了,问他啥时候回来。”

“烦你,路过酒埠江大坪那边,跟李木匠讲一声,我家堂屋的梁要换,请他下月初三来……”

老陈总是听着,有时点点头,有时从怀里摸出个小本子——其实也不是本子,是一叠裁得整整齐齐的烟盒纸,用夹子夹着——歪歪扭扭地记几个字。那些只有他自己才认得的字,大约是某个符号代表某家,某个符号又代表某件事。他也不多问,只把收口信的地方再问一遍,确认清楚了,便说一声“放心”。

银坑的“小地名”极多,多到外乡人听着头晕。什么“三眼塘”“小禾冲”“打狗岭”“茶林铺”“鸡冠石”……有时一棵老柳树、几户人家屋场、一口水塘、一块

巨石……都可成为人人皆知的乡间“地标”。有些地方连名字也没有,付口信便说:“就是石崖下那户,门口有棵大梨树,树底下拴着条黄狗。”老陈便能找得到。他在这些山缝里走了一二十年,哪个屋场有几口塘,哪个山湾脚下住着哪几户,哪家的狗凶,哪家的婆娘话多,他都清楚。有时候人还没到,声音先到了,“收鸡毛鸭毛鸡鸭皮——”,村里人就晓得:老陈来了。

我记得有一回,母亲让我在路口等老陈,要带个口信给东北边酒埠江的姨父,说外婆的身子不大好了,让姨父得空回来看看。我在路口等了半晌,才听见那吱吱呀呀的扁担声。老陈那时四十来岁,不高,精瘦,脸被山风吹得黑红,眼角的皱纹像是刀刻的,但眼睛亮,看人的时候笑眯眯的。他放下担子,听我说完,没急着记,先问:“你外婆是哪个?是不是湖头的周家婆婆?”我说是。他又问:“她现在住哪个屋?是在老屋还是跟了你舅舅?”我说在老屋。他便从怀里掏出那叠烟盒纸,翻到一页,画了个我看不懂的符号,说:“放心,我后天到酒埠江,一定带到!”

他又问我母亲要不要带点什么东西,说酒埠江圩场上有好红糖,还有县城才有的小花片。母亲想了想,让他捎两斤红糖回来,又抓了一把炒米递给他,说路上吃。老陈推辞了一下,接了,搁在担子的一角,又“嗡嗡”地敲着拨浪鼓,挑着担子往下一家去了。

后来我常想,那些口信,有些是喜事,有些是忧事,有些不过是日常琐碎,但无论轻重,老陈都走得认真。他像一根线,把散落在山缝里的人家,一针一针地缝在了一起。山里的日子慢,慢到一封书信要走三五天,慢到一句“平安”要翻几座山才能传到,但也正因为慢,那些口信才有了分量,传到的时候,听的人总是重重地应一声“烦你了”,仿佛不这样,就对不住那一路的风尘。

我离开银坑许多年了。后来村村通了公路,安了电话,再后来人人有手机,口信这种传话的方式,也就慢慢消失了。老陈也不再挑担子了,老了,走不动了。前年下乡采风,在菜花坪的一棵老樟树下偶遇老陈,他坐在一把竹椅上晒太阳,人更瘦了,背也驼了,但眼睛还是亮的。

我喊他一声“老陈”,他眯着眼睛看我半天,忽然笑了:“你是银坑周家屋的?小时候瘦得像根豆芽的那个?”我说是。他点点头,说:“你外婆走那年,你母亲让我带口信到酒埠江,你还记得不?”我说记得。他便不再说话,只是笑,阳光从樟树叶子的缝隙里洒下来,落在他满是皱纹的脸上,一晃一晃的。

那副箩担子,听说被他儿子收在阁楼上了。玻璃格子碎了,几块,拨浪鼓也破烂了,摇不响了。但那“嗡嗡”的声音,好像还能听见,在山湾里,在狗岭“茶林铺”“鸡冠石”……有时一棵老柳树、几户人家屋场、一口水塘、一块

地名记忆

姚家坝火车站

崔旭艳

知道姚家坝站在沪昆铁路旁边,但地图上找不到它的位置,于是邀请了熟悉的铁路人一同前往。

车行二十多分钟,见旁边立有公交站牌,听见有人说:“再有几分钟就到了!”

到火车站的时候是三月的春天,几个人沿着姚家坝集镇旁边的一条小路拐进去,不到百米,就见到清晨的阳光斜斜地照在一片青灰小瓦的屋檐上。

进入青灰小瓦的小院,迎面是一幢房屋,外墙斑驳残破,门窗陈旧,屋顶下的山墙上红色的铁路专用标志和“姚家坝站”四个大字,简单清秀,含着岁月的坚定和温和。

站房的大门半开,走近里面堆放有大理石板、水泥等杂物,灰尘有些厚,站前右边的石棉瓦上晒着大头青菜。循着淡淡菜香,竟无意中发现石棉瓦后藏有大理石碑,一块石碑上刻有文字,介绍姚家坝火车站位于株洲市芦淞区白关镇姚家坝村,由候车室、仓库、厕所、临时招待所四栋单体建筑组成。始建于1905年,总建筑面积535.11平方米,抗战中被毁,抗战胜利后重建,新中国时期进行了修缮和扩建,1995年停用。1927年1月27日至2月4日,毛泽东在醴陵县(今醴陵市)进行农民运动考察。2月3日从醴陵火车站上车,在姚家坝火车站下车,后在姚家坝龙凤庵一带考察当地农民运动。碑上同时还注明了保护范围。

那一瞬,我站在石碑前很是激动和惊讶。我想,1905年就有了姚家坝火车站,不正是见证了株洲百年铁路历史的发展吗?它竟然就这样默默无闻地隐藏在这里!

这时一个村民走过来,看着我们的眼睛询问:“我们这个站有很久的历史了,上次听说会重新恢复已停火车,怎么好久又没有消息呢?”他满怀期待,同行的铁路人答:“可能还需要时间吧,请问你知道姚家坝的第一个火车站站址在哪里吗?”“不知道,早就冒得啦!听说那是依日本鬼子的飞机炸掉了,然后才将站址移建到这里来的,这是姚家坝的第二个火车站。”这个村民精瘦黧黑,穿一件灰色的长布袖衬衣,短发偏黄,看上去约有六七十岁。

我没有想到姚家坝火车站是个始建于1905年的“老古董”,它竟然是株洲百年铁路历史上最老的车站之一,关键现在还保留了下来,当时萍乡百年老矿的煤炭就是通过这个小站运到株洲南站,它当时应该是非常年轻且充满活力。想到这里,我从姚家坝站的前面绕到站后,看到姚家坝站的围墙、厕所、仓库、招待所就布局在旁边,都是旧式红砖砌筑,围墙边界的水泥构件造型制作的飞翔小鸟,依旧栩栩如生,那些站房设施的陈旧和凋零都让人感到仿佛是久别重逢,十分亲切。这些建筑旁边是菜地,油菜花开得团团簇簇,一片金黄。一棵有几十年树龄的法国梧桐树长在屋旁,还没有冒出嫩芽,原来用作招待所的外水水泥坪牵有麻绳,晾着衣服。沿小路再往前走就是沉默的铁路涵洞,一列火车正隆隆地从涵洞上方通过。

沿着铁路西行100米左右,姚家坝的第三个火车站还是建在铁路旁边,临铁路,水泥钢筋结构,现代建筑风格。旁边加建了信号楼,铁路派出所,还有一座高约三四十米的红砖水塔,因为没有火车经过,也已人去楼空。除树木外,门前长着半人高的野草。

同行的老人告诉我,他1991年在姚家坝站参加工作,在这里成家;工作19年后姚家坝站与其他铁路工区合并,他从此离开了姚家坝站。离开的时候姚家坝站就已经开始失修了,不再有客、货列车停靠。姚家坝站外那条兴旺的老街也发生了变化,没有客运火车经过,繁华不再,以往那样的热闹喧哗也渐渐衰落了。

我又执拗地询问了几个路上的村民,他们都说不知道姚家坝第一个火车站的位置,更不知道站房,听老人传下来说是被日军的飞机炸毁了。也是,120多年前的老火车站经历岁月沧桑,时过境迁,已经很难寻找到痕迹了。但是我仍然非常高兴和知足。

从株萍铁路到浙赣铁路再到沪昆铁路,是不是一百二十年来,姚家坝火车站一直默默地无言地站立在铁路旁,见证着火车带来的许多往事?现在虽然随着铁路列车从绿皮火车的快速、特快到高铁“和谐号”,速度越来越快,交通出行愈发快捷方便,这些往昔曾经辉煌过的小站都逐渐不再有火车停留,不再使用,甚至消失,只留下了曾经来过的风中记忆。

然而姚家坝火车站还在,它是株萍铁路市区目前留下的唯一的实物站点,我见到了。

我又去到了醴陵阳三石火车站,那里也是株萍铁路曾经的站点,它也和姚家坝站一样,站房穿越时光仍在铁路边静静地守候着。

没有想到,两个在株洲并不特别醒目的火车站,却不约而同串起了一段过去的铁路历史,这段历史的展现让我看向它们的目光中多了一份敬重和温存。

株萍铁路是中国南方第一条连通湘赣的工业铁路,它是株洲铁路的开始。我希望在这条铁路上挖掘到更多的往事,然后好好记录。

姚家坝火车站能不能成为一个株萍铁路的展览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品读那段承载着城市工业文明起步的历史呢?

